

國學基本叢書

毛詩注

(四)

傳	亨	毛
箋	玄	鄭
疏	達	穎
		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

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義所引，此據正。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義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稿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特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

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駁駁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

卷十七〔十七之一〕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郤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

〔疏〕

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

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大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祀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祖配天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所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生民。木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木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赦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禘音因。嬪。婦人反。謂音獨。弓衣。祓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敬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人道德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一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見。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如字。

疏

厥初至后稷。○毛以爲木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性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禮祀郊禘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即得懷妊。則驚動而有身祭。則蒙祐。

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隱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歡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子。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嚳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妃。上妃有部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嫫毘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公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韓侯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繇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戴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堯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

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娶爲玄王。卽如毛何史記之說。嘗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姬。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席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傳稱敬主之前。○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註云。禋之旨。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故非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燼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燼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爲然。鄭於尙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卽說郊禋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卽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禋焉。言此祀郊禋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禋爲然。故知禋祀是祀禋也。旣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禋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禋者配之。變「禋」言禋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禋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旣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韞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禋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禋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違亂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禋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禋。蔡邕月令章句云。

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謀也。古「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禘。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禘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禘祀上帝於郊禘。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黿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贛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帝也。城簡吞黿。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禘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冒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黿之事。以爲禘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禘。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黿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契臣耳。○箋克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豐浴。左傳。祓社豐鼓。檀弓云。邪先祓。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禘祀上帝於郊禘。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禘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部。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黿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遠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禘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敬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禘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

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風。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禮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卽有子。故繼斷爲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後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後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一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述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昔耀稷生感述昌。契握玄鳥。玄鳥翔水遺卵流。毓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述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莽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述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閼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昔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昔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記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卽言歆。故知心體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是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爲」。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凍。後取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幾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謬。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難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下。

子位乎。是箋
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誕，大。彌，終。達，至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彌，面支反。達，他未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拆，勑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菑音災。註同。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疏〕

誕彌至生子。○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

之時。不拆副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意以此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爲美。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

繼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詩亦無文焉。○蓬蓬羊至哥易。○正義曰。說文云。『蓬』。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章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養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重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摠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一拆場。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折場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圻場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圻之。是場爲裂也。圻圻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閼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爲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力氏曰。女濱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圻場災害不爲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則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釐文王不變。少洩於一家一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姜嫄實爲因禱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禱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弃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駁云。述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覆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之階。故不安。不康禱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禮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奸淫。而有此階。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譌案堯典。以

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上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卽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爲」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膺。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寘。之鼓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泣聲也。尙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疏〕誕寘至呱矣。○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穠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

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愛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尙存矣。不得爲遺棄矣。○箋。天異至異之。○正義曰。箋以履述而導后稷。雖與傳經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棄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經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覃、長。訐、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訐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嶷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訐、況子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說文作𡵓。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荏菹。「我」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穰穰，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嗶嗶然，多實也。箋云：蓺，樹也。戎菹，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蓺、魚世反。荏菹、而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蒲具反。穰音途。幪、莫孔反。瓞、田節反。嗶布孔反。徐父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疏〕實覃至嗶嗶○毛以爲上既言收取后穰，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穰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嗶嗶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嗶嗶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穰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

岐嶷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嘆之。機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之者是荏菹也。此荏菹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穰穰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嗶嗶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穰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訐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訐然。餘同。○傳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訐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箋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訐。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一敗一實之爲義。不指覃訐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訐訐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爲適。又以上言嗶嗶。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訐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訐謂張口嗶嗶。儀禮註云。禪之言濟濟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訐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嗶嗶。是時聲音則已大。

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嶷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常早慧。六七歲時。不離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糧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植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糧官之時始有種植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植之志。非始官居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在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爲大豆。註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在菽重言者。以菽之文。爲下據目。於佳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種種幃幃。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嘩嘩爲多實也。定本嘩嘩多實之止。云瓜瓞瓞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茲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故云茲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植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植。於後果爲糧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黍。卽此是也。又曰。反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一宜五穀爲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養反。註同。